



民國十九年三月藏





浙東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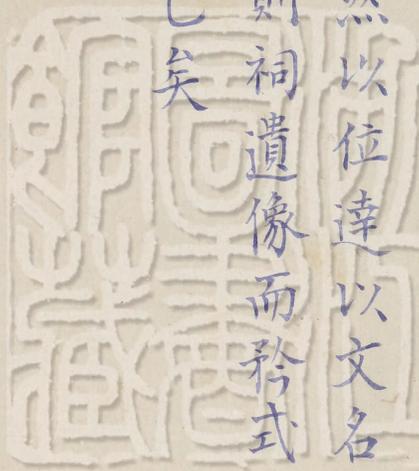
二劉文



元祐紹聖間先生講道伊洛東南之士多從  
 之游而為永嘉倡者太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  
 事中二劉公也嗟夫人不可不知學學不可不  
 知道世之口先王行市人者其誰曰不知學者  
 學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間聲音笑貌之末外  
 浮而內不實言出而行不逮非學也假學以文  
 姦飾學以欺人者也是其自媒寵利與之俱汨  
 耳禍福得喪之衡安有所存者也夷考三公之

哉

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他甘心擯黜曾是師伊  
川為苟賤者祖鄒志完於講張旁出之時挫蔡  
京於焰勢方張之日不移不詘何恃能爾講學  
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  
學者於三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慕  
亦反其本而已矣



劉左史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

論謹擇皇子官屬

論尚同之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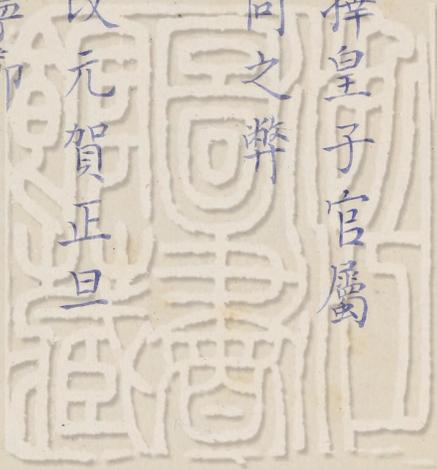
表

大觀改元賀正旦

賀天寧節

賀收復洮河積石

賀九鼎成



饒州謝到任

謝賜曆日

期集謝賜錢

疏狀

天寧節功德疏

天寧節進銀狀

又

又

明堂進銀狀

啟



伐賀林樞密

代賀朱右丞

代賀梁右丞

代賀徐右丞

代賀薛內翰

代賀朱都運

代賀盧營田

代賀孫營田

代王漕賀馮提學

代吳提學謝執政



代吳提學再領學司謝監司

謝免省

謝王漕舉改官

謝司業改官

謝葉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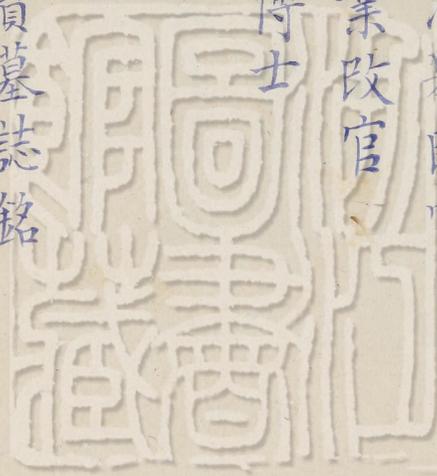
卷之二

墓誌

宋國寶墓誌銘

祭文

祭壻立之



薛承奉祭立之

代貫道祭姪立之

立之移喪路祭

祭丁逢辰

祭吳助教

祭王正翁

祭方積中

為林思廉祭林介夫

祭陳八夫人

又



青詞

為子孫保安設醮

經義

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

以周知天下之故

師氏以媿詔王

時見曰會

王大旅上帝何以謂之旅

善溝者水漱之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卷之三

經義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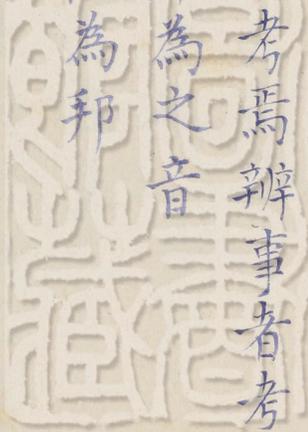
以六律為之音

顏淵問為邦

實若虛

焉用稼

操則存何如其操也



合而言之道也  
達則兼善天下

論

行於萬物者道

君師治之本

義勝利為治世



卷之四

策

兵

君臣同心

州郡立學皆置學官

名節

用人

雜著

漁樵問對

附錄

上蔡先生語錄凡三事

高閔伊洛辯

許右丞祭左史文



墓誌



劉左史文集卷之一

奏議

論謹擇皇子官屬

臣聞天下之本有三法度皇子人材是也而法  
度人材又以皇子為之本皇帝陛下詳延俊良  
細大畢舉實社稷無疆之業乃者皇子就傳選  
列於庶位恢張綱目置官屬為之輔導獨出宸  
鑒之所識擢可謂急所本矣臣聞賈誼言曰天  
下之本繫之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宋 劉安節 撰



左右夫翊善侍講記室之職實講教諭前日慎  
東既已精矣而左右者亦不可以不慎蓋諭教  
之官趨見有時左右之臣朝夕於側所以服習  
積貫者為賴已多必得其人乃克有補方今近  
侍之臣其賢與否固已不逃陛下之熱察矣臣  
願慎擇莊恪純厚而博學者以充左右之選左  
右罔非正人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元良  
正而天下定矣苟羣枉雜進則治忽以分可不  
畏哉可不慎哉

論尚同之弊

臣伏觀獻歲紀元之號曰政和蓋自神考稽古  
立政實創厥始繼繼承承至於今日斟酌損益  
克底於中此政和之實也然臣聞之和與同異  
可否相濟曰和可可否曰同曩者朝廷立法  
之初意甚美也而議論之臣曾不為國家深惜  
惟務希合以濟其私往往順承太過浸失本意  
此尚同之弊也幸陛下神聖獨斷親洒宸翰以勅  
有司參酌前後之宜悉從中制一代之典遂成  
完文庶政惟和適在今日夫同者憂其說之不  
合一已之私也和者惟義所在天下之公也願

陛下明勅羣吏各公乃心務輸忠實毋或徇私  
以為雷同有所建立不憚可否參於至當以合  
乎孔子所謂不同之義則政和之效出前古矣  
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此言湯政之和而獲天福也惟陛下留神天下  
幸甚

大觀改元賀正旦

開歲發春帝方出震體元御極王乃憲天肆羣  
后之在朝開明堂而坐治隆名從古縟典備今  
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睿知有臨謙冲不伐維紹

休于烈考以欽命於昊穹正月始和茂對乾元  
之首大觀在上一新渙號之孚爰舉盛儀用照  
鴻烈奔旋庭之萬國儼執玉之千官坐烜威容  
密符祥祐臣適將使命出按學官去國逾時望  
不違於一咫奉觴無地頌徒極於萬年

賀天寧節

電繞斗樞上昭乾緯虹流華渚俯賁坤維凡居  
二氣之中咸仰千齡之會歡然萬口端若一辭  
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嗣守丕圖誕膺明無疆之  
命  
歷如日之升有羨之年與天同久五百餘歲適

丁一遇之期億萬斯年翕受四方之賀臣幸逢  
休旦叨被誤恩乘使者車雖無裨於晉部祝聖  
人壽竊有慕於華封

賀收復洮河積石

廟謀獨運坐攝羗戎沙幕一空願為臣妾捷奏  
交播騅聲四馳中賀竊以高宗之伐鬼方商師  
必克宣王之征玁狁周道復興然動兵久至於  
三年而闢國僅聞於百里功著二代言垂六經  
矧我肇復臨洮遠連積石極司空伯禹導河之  
所自抵博望張騫尋源之所窮坐收斥地遠境

之功迄無亡失遺鏃之費戎軒所至簞食相迎  
不逾浹旬之間奄有千里之遠夏然上古邈爾  
擬倫恭惟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排浮  
議紛紜之衆運沈機眇忽之先願言有苗之征  
無遠弗屆退頌淮西之烈惟斷乃成臣荷國誤  
恩逢時休運靖玉關之柝預聞郵置之傳上金  
殿之觴獨遠簪紳之列

賀九鼎成

鑄九牧之金成一代之寶聖謨有作國勢益隆  
中賀竊惟神器之廢興顧與天時為消長周遷

洛邑爰開卜世之祥漢得汾陰亦重紀年之號  
或襲於前而非作或得其一而靡全尚能對天  
閱休作國重鎮著在信史播為美談矧去千古  
億載之間而成九鼎萬鈞之重煥矣龍文之爭  
耀炳然金鉉之相鮮賾之神宮名曰大寶蓋曆  
世所不克為者非聖人孰能與此款恭惟皇帝  
陛下以寬冲接下之德大養群賢以聰明周物  
之智取新百度蓋欲銘功於不朽又將保祚於  
無窮質鬼神而無疑配天地而不悖孝思斯格  
固無飛雉之來升神物所存想有黃雲之在上

臣獲聞縟禮屬使一方瞻望漢庭雖莫預吾邱  
之對稽參夏鼎猶能預大禹之功

饒州謝到任

樗櫟散材一無可用乾坤大度何所不容顧雖  
煩言排擊之餘猶玷千里師帥之寄戴恩深厚  
撫已兢慚中謝伏念臣蕞爾迂疎偶然遭際龍  
墀賜對初無可採之言烏府備員誤膺不次之  
選脫身冗散廁跡清華所宜激昂少報知遇而  
乃攝承言路未及建明定省親庭遽焉辭去以  
至記言左史蒞禮奉常朝廷進退之恩莫非曲

折臣子辭受之義獨昧幾先是皆臣罪之當誅  
敢咎人言之可畏投閒置散誰曰非宜宣化承  
流始望不及過蒙優假祇荷恩私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用舜之中則堯之大謂臣親蒙睿擢宜  
有樸忠憐臣久侍清光特留矜念少逭邦刑之  
峻稍從郡職之勞有社有民敢憚江湖之遠惟  
忠惟孝有如天日之臨恩可報於萬分身顧輕  
於九死

謝賜曆日

舜璣仰察前知七政之齊堯曆下頒特謹四時

之序正朔所建中外率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  
之德之純維天不已一動一靜與時偕行乃曆  
象乎日月星辰以布治乎邦國都鄙謂乘軺之  
雖遠與承詔以在茲倬彼雲章來從帝所臣敢  
不疚心多士勉力百為期推廣於上恩庶少裨  
於洪造

期集謝賜錢

命拜玉墀載瞻睟表慶流泉府更沐深恩祇奉  
寵靈伏增震悸中謝伏念臣等服疇賤士佔畢  
腐儒幸逢清世之右文常欲赤心而許國雖沉

沉九重之邃無籍可尋而區區一介之微每懷  
靡及比緣計進獲以名聞入造嚴宸天威咫尺  
退承休渥命服光華顧惟疎逖之身荷此便蕃  
之寵未能一日少輸犬馬之勤更畀兼金愈重  
正山之施諸生咸集多士有光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淵默深宮龍飛寶位博羣材而兼取厚百  
福以先施柱石以成不費枅榱之用駑駘將駕  
復推芻秣之恩臣敢不云云永戴君之賜何日  
而忘誓殫報國之忠自今以始

疏狀

天寧節功德疏

千載應期適聖神之嘉會萬年稱祝實臣子之  
至恭輒摭微誠仰干慈祐伏願皇帝陛下珍符  
錫羨寶祚延洪嗣歷無疆新又新而不息降年  
有永朔復朔而惟休大敷皇極於黎元以享太  
平之盛福

天寧節進銀狀

右前件物充晉國之上貢出魯泮之幣餘伏以  
虹電流輝於赫聖神之運梯航納賚交修臣子  
之恭矧邁昌辰叨膺明命董儒宮之多士將使

節於一方雖山呼者三莫預上觴而稱壽然庭  
實旋百宜有內金之示和輒馳虞廩之餘少効  
楚芹之獻誠非物稱愧與懼并

又

右前件物虞廩之餘禹貢所載竊以握符御極  
適啟運於聖神奉幣獻琛爰輸誠於臣子莫不  
旁連海嶠駢集梯航矧惟一介之臣親構千齡  
之會蒙恩已厚論報惟何上萬年之觴獨遠鴈  
鴻之列致五官之貢敢忘螻蟻之誠顧莫稱於  
情文第彌深於祝頌

又

右前件物邦國之常臣職所謹伏以五百餘歲  
適丁一遇之期億萬斯年翕受四方之賀梯山  
棧谷輦賚航琛莫非王土之毛曾何臣力之有  
顧以一介遭遇國恩嘉與諸生講明學政上觴  
稱壽悵莫綴於朝班內金示和願遠充於庭實  
情非物稱愧與畏并

明堂進銀狀

右前件物繫晉國之毛土充候服之祀貢竊以  
惟聖為能饗帝允屬熙朝而至孝莫大配天肇

修縛禮濟濟奔走之在廟峩峩左右之奉璋莫  
非王臣各揚尔職而臣猥以一介遭遇國恩嘉  
與諸生講明學政使臣有命莫陪執豆之恭王  
祭不供宜獲包茅之謹輒輸不腆之賦以無能  
之詞顧勿稱於情文第彌深於兢懼

啟

代賀林樞密

伏審榮被宸恩擢參機政十行錫命奉紫禁之  
新書再拜揚休識青氈之舊物華夷交慶朝野  
共瞻恭惟某人學造古初知周事表言行不渝

於素履謀謨多見於膚功賓賢興能六卿之遺  
典制禮作樂三代之宏規凡曰制度云為之經  
必資討論修飾之力以至入侍從橐出擁使輶  
尹衆大之區曾獲一人之獄典銓衡之選各當  
羣吏之能非遇盤根安知利器如遊餘刃不見  
全牛可謂周才蔚有成績久著聞於輿頌實簡  
在於上心進登樞機入奉帷幄朝廷之勢已增  
重於萬鈞樽俎之間自折衝於千里某夙蒙麻  
芑今荷陶鎔材館非遙限官箴之有守龍門在  
望悵班賀之無從臨風徒劇於再三濡筆詎殫

於萬一

代朱右丞

伏審拜中天之綸綍提右轄之紀綱朝野具瞻  
華夷交慶恭惟某人養剛大之氣挺瓌瑋之才  
射策龍墀光生韋布抗章烏府聲動簪紳金百  
鍊而更剛松四時而不改禮樂載講爰藉遠猷  
學校中興悉資碩畫力共持於國是心自結於  
主知果副簡求益隆瞻委朝廷既正安若太山  
而四維社稷無疆壯哉明堂之一柱某蒙恩滋  
久去德猶新緬想教言隱然在耳適縻官守邈

尔承顏望風常極於再三濡筆詎殫於萬一

代賀梁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  
寰海之瞻恭惟某人識量淵深才猷穎拔丹誠  
許國蚤自結於主知洪業在民顧久傾於輿望  
頃自地官之重仍專天府之繁皆時所難不日  
而理倉箱有所亟登歲九之儲狴犴之間曾蒞  
一人之獄方頌臯陶之底績果聞虞帝之念功  
進總憲綱參持政本大賢在位勢已固於金城  
和氣致祥時遂調於玉燭某蒙恩滋久聞命維

何大廈以成喜更深於燕雀慶雲所庇惠豈間  
於荆榛顧以頑冥之資終歸陶冶之賜永言欣  
幸倍百等夷

代賀徐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  
寰海之瞻恭惟某人博學究乎古今勁氣貫乎  
金石方冕旒之垂聽職台諫以盡規遭時中更  
秉志不易雞風雨以雖晦松冬夏而自青抗章  
辯明引義慷慨蔑然強禦之畏休有忠謹之風  
在廷諸儒無出右者雖古烈士何以加諸用能

定國是於紛紜之中結主知於啟沃之際夕郎  
批勅力可回天版部理財富國雖皆不次  
之舉未究非常之才及此綸言擢之柄任朝廷  
既正安若太山而四維社稷以寧壯哉明堂之  
一柱某蒙恩滋久聞命維何幸膺鑪錘之餘矧  
是門闌之舊撫躬何有欣自附於青雲企踵為  
勞嘆未披於宿霧永言慶懌倍百等倫

代賀薛內翰

伏審親屈使輶肅將王命越從璧水之峻進直  
金鑾之崇儒道有光士林相慶恭惟某人儒官

柱石學海舟航方雍泮之肇新躡簪紳而登用  
入陪經幄出正師模三物教民庶比隆於周室  
四科取士未專美於孔門幾及成功俄更前意  
雞風雨以雖晦松冬夏而自青言必據經事皆  
師古力掃久陰之宿霧還我大明遂迴既倒之  
狂瀾復古故道天風申命雲漢成章顧學政更  
新無非極一時之選惟儒宗難繼是以終三年  
之淹士論未平上心方眷花磚晨入日影未移  
蓮燭夜歸漏聲頻轉豈止掩芳於三俊直將比  
美於六經某梓里諸生芹宮一介戲陳俎豆嘗

為同隊之魚景迫桑榆獨作空羣之馬仰飛黃  
之騰踏笑斥鷃之翱翔管席甚疏尚幸故人之  
不棄膺門在望未知何日之可登倘容坳驥之  
蠅一振處雞之鶴誓將碎首報以終身

代賀朱都運

伏審光奉皇恩榮司漕計近在西郊之外蔚為  
諸路之先宸睠甚優師言惟允恭惟某人美由  
世濟忠以孝移艱難備歷於百為險易嘗持於  
一節馳驅奉事久矣賢勞懇惻抗章遽以疾請  
方聖主進為之日豈賢人退處之時果爾綸言

起之琳館矧夫方千里之內畫為王畿尚以三  
十年之通制此國用外建四輔旁資萬營迄無  
不足之憂休有已試之効雖曰奉身而退豈舍  
王哉惟是度才以居無易公者都門一出邸吏  
相迎滿目山川依然前日之舊夾道父老恍若  
故鄉之歸習俗便安吏民懽悅某頃依庇覆每  
荷吹噓屬守官箴致妨賓謁惟佇聆於召節當  
亟展於慶函尚託餘輝少安綿力載惟忻幸曷  
究敷宣

代賀盧營田

伏審光奉宸綸寵更使繡瞻行軒之在邇與屬  
部以交欣恭惟某人德器靚深久騰士論才猷  
明敏蚤結主知方皇家廟算之才復周室鄉兵  
之漸出持使節往按邊封自陝西以已餘驍勇  
惟晉之舊更籍規為大修充國之屯田廣募魏  
氏之武卒茲惟上策允屬全才方圖慶福之修  
先辱占書之既永言感刻曷究叙陳

代賀孫營田

伏審被命中宸按兵劇部周才獲試公義攸歸  
恭惟某人茂著風猷雅宏器業詞章藻麗久播

儒林政術設施方隆宸睠爰自對敬之美寵將  
出使之權矧晉舊墟曰古強國蓋好武出於天  
性自昔而然而教兵藏之民間於斯為盛且耕  
且戰足食足兵何待三年可使有勇坐令二虜  
罔不畏威即拜優恩以彰成績顧惟不敏實仰  
高風欽頌之誠叙言曷究

代王漕賀提學

伏審光膺詔綍榮擁使軺蔚為多士之依歸允  
副一時之遴選國家遭時定制稽古建官賓興  
賢能周鄉師之分職循行郡國漢博士之觀風

無非慎簡於儒宗於以肅將於使指恭惟某人  
士林擢秀學海資深絳帳橫經已變貴遊之習  
繡衣持節更恢化育之功矧夫大河以東全晉  
之地文學宗子夏之富經術推仲淹之窮今古  
相望顧流風之未泯庠序設教方盛世之所先  
佇觀輶軒之行一闡泮宮之化異人間出髦士  
攸宜顧實譟材叨同大部偶攝官而承乏徒盡  
瘁以在公况宗衆務之非專焉有舊政之可告  
仰高滋久瞻德未遑傾頌之私敷宣罔究

代吳提學謝執政

事罷學事  
以越職言

剡章失當自抵刑書議罰從寬止還銓部罪深  
責淺恩重命輕伏念某樛櫟散材久知無用斗  
筲小器終愧易盈頃新三舍之文誤膺一介之  
使雖更異議不負初心華輅籃輿寧有辭於跋  
履雲章奎畫每相戒以遵承而識慮不通矜持  
太過謂權酷之職有添助之酒錢攝邑於時實  
管鈞於學事既違明詔輒擾細民知而弗言罪  
恐不免殊不思法嚴分守事有司存過計私憂  
乃至為地而畫足侵官離局幾同越俎以代庖  
况有常刑著之甲令荐頒睿旨申儆官聯言在

耳以未忘罪擢髮而莫數伏蒙某人深通下志  
明燭事微察其所言蓋止訟於循習憐其所犯  
在奉法於丁寧姑爾薄懲以為大戒退慙昏昧  
上玷使令於學校興盛而罹失伍之誅方朝廷  
清明而預黜幽之罰杜門引咎有愧友朋引鑑  
照形可憎面目某惟當追循往昔祇服厚恩未  
迫桑榆倘前愆之可贖誓鞭駑馬庶後效之是  
圖

代吳提學再領學司謝監司

伏奉詔條申嚴學政承誤恩之下運僚舊部以

來歸倒指半年僅如前日舉頭全晉恍若故鄉  
顧疲懦之無堪識吹噓之有自茲蓋伏遇某人  
哀誠許國內恕及人樂與一方之秀民馴致三  
代之美俗留情津水蓋常言必稱之加意子衿  
謂是政所先者按行所至將借實多肆令澄汰  
之餘復董賓興之盛眷河之左俗號少文建學  
以來士稍知化必將遠期之歲月始能仰副於  
朝廷豈茲微才可覬成效所幸同舟而濟適獲  
所依願分鄰室之光以資不逮望風良切瞻德  
未遑傾頌之私敷宣罔既

謝免省

比年課藝幸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爰充  
名於桂籍行待問於楓廷得非所宜愧不能稱  
竊以先王育材於學本以取人君子修善於身  
固將從政惟所用出於所教故能言必也能行  
詩書所稱豈有異致公卿之選悉由此途凡其  
一時出長入治之庶官莫非六鄉時書歲攷之  
多士待以積久取之盡公斯民所以直道而行  
在昔稱為至治之極降及後世溺於末流以六  
藝為繁文謂上庠非急務太常受業徒評平日

之空言列郡應書出臨時之私意上之所求幾  
於無用下之所學亦非可行不知操縵之為安  
烏有畫餅之可食曠矣千載循乎一塗此衰世  
之軌所以相奪而聖人之道末之能復恭惟國  
家承百年之積弊恢七世之大猷泛觀古今洞  
見根本謂兩漢而下所以失由觀人以一日之  
長而三代之治所由興蓋入學有中年之攷乃  
闢黌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千員頒新書之萬  
卷春誦夏絃而經以師授月書季考而士由舍  
升既考之於尋常復試之於倉卒且環橋者億

萬不已多乎及揚解之再三僅有存者故自元

萬不已多乎反揚解之再三僅有存者故自元  
豐之肇造迄乎紹聖之纘承雖有求者累年於  
茲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獲異材之間出以彰  
新法之大成如某智不適時學方為已徒以雙  
親孝養未忘干祿之心三舍序升式重興賢之  
禮俛首百試旅身七年幾成上考之功猶屬中  
夏之法頃造公選再程斐文言實工於前時名  
亦玷於異等知其非幸許以從新方虞再鼓而  
衰甘為殿後不謂適矢復沓優入彀中退慙毀  
瓦之無功進喜望雲之有日蹟其所自敢不知

歸茲蓋伏遇某人云云頃膺明命而董學官幸  
升夫子之堂獲就諸生之列參乎未達方求一  
道之歸偃也何如或許片言之是待以殊等出  
於衆人雖華塗浸進於台司而雅意不忘於璧  
水龍門益峻猶許再登駑馬方疲幸叨一顧緊  
餘光之下庇使朽質以生榮故於選掄誤被收  
錄力探聖賢之闡域誓窮師友之淵源

謝王漕舉改官

孺文論舊方有賴於二天北海薦賢謬見推於  
一鶚顧藝能之無取辱聲聞之過情豈其所宜

祇足為媿竊以保舉之法古稱至公請託之私  
今為後患以言故不若親之近以論才不若勢  
之嚴捨此二端未知一可倘非大賢之特達自  
拔流俗之卑污肯為清朝舉一寒士如某者服  
疇冷族佔畢腐儒頃緣三舍諸生擢預外台之  
屬吏芙蓉泛水幸廁英游松柏成林獨慙弱植  
坐見飛黃之騰踏分甘斥鷃之翱翔自知非才  
每以無怨矧泮宮之長育具宸筆之丁寧官各  
攸司顧簡書之可畏言非有補用掾屬以何為  
提空師以焉歸僚舊巢而是託左車胡虜曷足

與謀管仲困時固多不利所宜剡章而薄責乃  
復借譽以片言豈有淺能可希寸進此蓋伏遇  
某人秉性近厚立行有常范叔甚貧嘗有一日  
之稚而晏嬰雖久不忘平生之言曲憐留滯之  
餘加畀吹噓之末其為賜也不已多乎某敢不  
祇服官箴益修士檢至所未至聞所未聞非曰  
能之倘遂古人之志可無愧矣不虛國士之知

謝司業改官

膺門餘地雖幸登龍融帳多賢敢希薦鶚省躬  
有愧荷德無窮竊惟中古以來未有今日之盛

有愧荷德無窮竊惟中古以來未有今日之盛  
即郊置學環水為池淵然道德之流遂矣詩書  
之府維時工匠作我主盟凡厥抱材咸希推轂  
矧庀司於魯泮悉隸籍於虞庠顧乏偉人以光  
清舉如某者門闈棄物湖海散材偶緣三舍之  
諸生擢預外台之屬吏追隨使命幾疲汾晉之  
山川寤寐師承徒夢辟雍之鐘鼓每惟踈逖久  
此棄捐命職自天人孰為地不謂大賢之特達  
曲憐小已之遐遺借以片言俾之寸進茲盖伏  
遇某人善惟引類美務成人謂其少學藝文誤  
中程於上客雅知規矩常侍席於先生曲矜留

滯之餘加畀吹噓之末其為賜也不已多乎某  
敢不益進初心力修舊學遠探聖賢之旨趣上  
承師友之淵源非曰能之倘遂古人之志可無  
愧矣不虛君子之知

謝葉博士

烏府備員方慙非據螭虬庀職敢幸見收諒難  
愜於師言已追還於成命過蒙矜恤豫賜褒揚  
義不敢當愧無以處倘憑餘庇之及獲安舊職  
之常荷德實多叙言奚究歲云暮矣物不終窮  
賢者履之福將自至佇膺異數式慰鄙懷

劉左史文集卷之二

宋 劉安節撰

墓誌

宋國寶墓誌銘

永嘉宋君國寶既歿之明年卜以九月甲申葬於郡西寶塘原前期弟某狀君行以書抵辟雍錄張輝子充曰某不悌不能恭厥兄天降之罰以不畀於我家今葬有日倘不得賢者銘以垂不朽是重某不悌之罪也況兄於今監察御史劉君厚而執事劉所敬也若因執事以請必得

銘一曰子充詣余致其言且曰若國寶銘無愧  
矣余既知君又重違子充之請遂序而銘之君  
諱之珍國寶其字也先生九歲喪其父家貧能  
自謀學不為異業奪比長益砥礪為節行非其  
義不一以毫挫於人謹身約用以取給有餘輒  
班其兄弟之貧者居平不妄言笑不以色假人  
人若不可得而親至所與交必傾倒為之盡情  
骨清氣爽望之可知其人也年三十二始以進  
士選為台州司理參軍有告坑戶疑其匿官白  
金者不實法應杖吏受賕欲寘之流君曰在法

金者不實法應杖吏受賕欲寘之流君曰在法

告不稱疑雖不治可也而返坐之耶固爭之壓  
之勢竟不為變獄無小必躬閱不專諉胥吏所  
平反者甚衆歲餘丁母憂徒跣扶柩旋葬某鄉  
備極哀瘁廬於墓者三年服除調應天府穀熟  
縣尉所部兵獲強盜或請以躬捕為名可增秩  
君曰以欺冒嘗賞不忍為也勿聽初君嘗上書言  
事坐是齟齬不進故再尉會稽越俗率以春月  
競渡其費用一切皆官為取之民歲病其擾而  
在位者苟覬娛嬉方務極奢侈府丞意喻諸邑  
邑例以尉督辦至君獨詣府條其不可者三一

府闕然皆為君難之君不顧其事訖不行大觀  
三年詔削黨籍君曰吾罪滌矣庶幾伸其志者  
明年夏至京師以五月丙辰卒於逆旅享年五  
十二君性勁持義不苟所當為必挺然以身先  
至於不可介如也不以貴賤貧富大小眾寡二  
其操其居家也動以法自律如在官府其在官  
府也事無細不察如居家焉雖勤瘁不以為病  
未嘗求知於人亦鮮能知君者卒無愧恨意曰  
曰義如是如是足矣又何求自初任至歿幾至  
二十年而官止於此故其事業不甚著見於世

二十一年而官止於此故其事業不甚著見於世  
識者哀之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娶陳氏  
生男四人曰敦仁敦義敦禮敦信皆修進士業  
女三人皆嫁士人季未行其葬也實從母夫人  
兆其年改元政和銘曰  
介而通察而恕儉而能施勤而不怨在位常患  
不得若人而用之而若人者又卒不偶以死其  
命也夫

祭文

祭壻立之

嗚呼余與汝家世為婚姻故復以女託汝終身

如何五年有子二人一初學語一方在衽汝遂  
往矣彼將誰親嗚呼哀哉予復何言漉酒告誠  
涕淚潺湲

薛承奉祭立之

女子之生於人是倚嫁也倚夫夫沒倚子嗟爾  
母兮初喪爾父家事多難將子是付子復往矣  
母將疇依二弟尚幼嗚呼母悲嗟我曩時婚嫁  
初畢謂已無累笑傲終日如何至今百累猶存  
皤然之翁而哭諸孫嗚呼老矣為累滋多未化  
之身為之柰何

之身為之奈何

代貫道祭姪立之

天禍我家降之百殃歲在癸酉我兄蚤亡期月  
之間再罹父喪今汝又往使我重傷憶昨與汝  
侍翁之側誨言從容汝有倦色翁曰往哉汝其  
歸息年未及壯已入老境其能久乎有嗣為幸  
時余與汝雖聞此言親親之心亦冀不然孰為  
今日天不汝假追念昔時我淚如瀉嗚呼哀哉  
人孰不死汝為不遐人亦天汝為可嗟汝母班  
白汝兒咿哇汝弟汝妹曰未室家逝去之夕對  
我欲語氣出如線幾不能吐余曰吁哉其屬我

親子豈敢忘猶有鬼神領以應我去無及矣骨  
月在旁環其泣矣嗚呼哀哉汝其無可柰何兮  
予亦無柰汝何兮

立之移喪路祭

聞諸古人喪先遠日豈便於生惟死是卹子之  
云亡日近三七肉未寒輿置他室抑又聞之子  
之於親惟命是行豈其死也而異於生吾親苟  
寧亦子之情往以安之勿怖勿驚

祭丁逢辰

嗟我逢辰名家以儒不說方士不師浮屠獨抱

嗚我達辰名家以儒不說方士不師浮屠獨抱

六經以恢聖謨曰異此者則非我徒翕然高門  
不戒而孚子如其父妻如其夫言不苟發行不  
苟趨咸謂長者信哉不誣越歲戊辰闢多士塗  
羣舉經行以公應書事乃中沮賢網之疎臨川  
太息失吞舟魚公曰命也歸與 々 笑指東郊  
先子舊廬詩書可樂琴瑟可娛盍往葺焉予將  
隱居命二三子無棄是圖以講以聞則予與俱  
季也早達調官海隅綵服從侍式歡有餘天不  
相人冢子云殂慈懷孔傷積憂成瘡竟以不救  
吁已亡夫嗚呼哀哉日逝月徂寔窀告期永隔

幽墟曾是婚姻君之葭莩今此長往心焉何如  
侑祭以文君其知乎

祭吳助教

天之降才非徒生之人之負材終有一施昔者  
范蠡伯王之師進饒於功退饒於貲惟公之初  
家事未治日於其季出謀所為不有居者孰營  
余私汝盍往學余為汝資舟車所通水泛陸馳  
閱歲幾何各獲其期季以學顯公以幹推俱爵  
於朝同功異宜亦既知足幡然改思卜居東嘉  
養氣自怡剛直有禮信而不疑歲推其餘以畀

宗支鄉黨族屬服其義慈咸謂五福有全不虧  
嗟公平生未嘗丐醫一旦遘疾乃久勿支逝去  
之辰神魂欲離猶能晏然與諸孤辭嗚呼壽矣  
夫復何悲惟是鄰里游從有時載燕載笑既相  
諧熙願託婚姻以永不衰通好未幾公疾已危  
遽云逝矣迅弗可追再拜柩前奠此一卮想公  
精神死猶有知

祭王正翁

嗟嗟正翁而遽然耶其一去而終不復返也耶  
昔公之赴官臨川也予往江心孤嶼餞之曰公

仕矣且去鄉里其亦有私事未集者乎予不敏  
願冥力焉公曰吾仕矣又何求然吾他日歸顧  
未有廬可居者公愛我盍為我營之予曰唯唯  
公既就道余惟命匠治公室是勤室且成公亦  
代有日予固早夜望公之歸以寧其居也而乃  
沒於中道也耶其託我以居居成而不得寢處  
之也嗚呼哀哉是月也公之子將以公之柩葬  
於西岑之原故悼公之不復見也敬侍母親往  
以薄奠祭公於新居之正寢惟公有知其聽斯  
文以審我哀

祭方積中

昔公妙齡秉筆學文朝謂白屋暮而青雲如何  
十年挾冊求仕抱璞以泣蔑然知己我初見公  
謂才可求公亦自信學以日修迨其不遇謂命  
之使公亦自疑學其已矣吁嗟人生各有所營  
退必獲利進必獲名公之營身豈云不力云胡  
二者而亡一得我意天理否久則通曷有如公  
竟坐此窮天不可知才不可恃公之長才命止  
斯爾日沒復出公歸不還登公之堂莫承公顏  
我酒既清我有既潔哀以送之終天之訣

為林思廉祭林介甫

大道之行維國求賢往往其君擁篲以先後世  
多私維賢求國俛首有思司以幸一得偉哉先生  
則異於是曰予之學初不為利胡為去親千里  
決科丐祿升斗其獲幾何出耕東阡入奉北堂  
夫豈無他而行一鄉孟子去齊國人矜式王通  
河汾訟者自息施于有政是亦正人奚其有為  
先辱其身維此麟經將聖之志諸儒盾矛莫究  
厥義微發大旨析其異同一時諸公舍已請從  
嗟余晚學實愚不肖曾謂先生肯賜之教誨我

嗟余晚學實愚不肖曾謂先生肯賜之教誨我  
諭我謂我宗盟勉我以學忘其不能維是頑庸  
莫堪鞭策先生之教夫豈不力尚期終身佩服  
不遺如何中年天奪之師嗚呼哀哉自今以往  
凡我小子孰勸孰獎考日惟良葬車東馳訣祭  
一觴誰知我悲

祭陳八夫人

昔我伯姊首歸諸陳不竟其壽卒從夫人夫人  
之初適於夏氏有子而妻實我兄子陳為吾姊  
夏為吾姻眷好之再敦夫人親嗚呼哀哉昔我  
佳節拜夫人壽今也則亡來哭其柩我酒既酌

我有既陳聊以祭之嗚呼夫人

又

嗚呼夫人而命然乎前年之春實喪厥夫靈柩  
在堂未先大葬如何夫人亦繼而喪嗚呼哀哉  
室家堂堂惟君子經之營之實夫人爾承之嗚  
呼今其往矣將誰使承之惟夫人有知其福尔  
子孫以慰我親姻之思

青詞

為子孫保安設醮

天聽雖高不疾而遠日監在下有感必通頃緣

誠息之負病嘗滯丹誠而叙懇賴神之賜厥疾

天聽雖高不疾而遠日監在下有感必通頃緣  
賤息之負痾嘗滯丹誠而叙懇賴神之賜厥疾  
有瘳是涓嘉辰共陳洪會玉虛金闕仰投藁爾  
之誠風馬雲車想見翻然而下有酒惟旨有椒  
惟馨雖籩豆甚微物無以稱者然精誠所至神  
其吐之乎

經義

連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  
立法而授之侯者王也奉法而施之民者侯也  
先王之於諸侯列之爵分之土豈私厚之哉代  
王行法於是乎在然而人之情也遠則易恣法

之行也久則或弊以易恣之人奉或弊之法苟  
不有人以稽正之則禮法亂於僭擬法度壞於  
因循異政殊俗莫之統一而先王所恃以維持  
天下者將不幾於廢弛乎是故周官之制每於  
十一歲之久必使行人之官以巡天下之邦國  
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者凡以  
考正諸侯之治故也蓋瑞以合驗節以示信而  
用之交四鄰者也度以度長短量以量多寡而  
用之以平百物者也牢禮者若行人禮九牢之  
類用之以禮賓者也數器者若典命各賦其命

之數用之以為儀者也法則凡制而用之者也

類用之以禮賓者也數器者若典命各賦其命

之數用之以為儀者也法則凡制而用之者也  
則則凡揆而制之者也夫邦國之地封疆百里  
比之王畿雖曰壤地褊小然所以交四鄰平百  
物外之禮賓內之飭已與夫制而用之揆而制  
之一皆有賴於數者之法一法不舉弊之源也  
則欲撫於邦國者可不考而正之哉何則瑞節  
所以為信也瑞非其瑞則朝會有辭節非其節  
則門闕有禁而邦交有不達之國矣今也六瑞  
之用辨其圭璧六節之物異其金竹所以達之  
也度量以為平也布帛長短同而度不相若五

穀多寡同而量不相若則童子有適市之欺矣  
今也五度之則正其分寸五量之容辨其龠合  
所以同之也牢禮之具所以禮賓也諸侯九牢  
則疑於公而不其成成為侯矣子男七牢則疑於  
伯而不成其為子男矣今也牢以命而為之禮  
使之無虧也焉所以成之也數器之節所以辨等  
也侯伯以七為節而僭於九則異於侯伯之禮  
矣子男以五為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  
矣今也器以命而為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  
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昔之所成今見其

虧昔之所成今見其失虧者補之失者救之此

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昔之所成今見其  
虧昔之所得今見其失虧者補之失者救之此  
法則之損益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也  
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此法之大常所不可得  
而變易也故達之成之同之法則也此法之小  
變所可得而損益也故脩之大常者使之同而  
不可踰所以成法之善小變者與之脩而無弊  
所以救法之失一常一變而邦國之法盡在是  
矣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此之  
謂也雖然先王之撫邦國豈一日之積哉存省  
及於五歲則察而治之者既至於三矣書命及

於九歲則諭而協之者又至再矣猶以為未也  
於是有十一歲之考考之悉矣於是有十二歲  
之巡守察之不若諭之為益諭之不若考之為  
詳考之為詳考之不若巡守之為大故自修法  
則而上行人之事也至於巡守則王往治焉此  
先後詳畧之序也然王之巡守非可遽治也是  
必行人考之於先然後王乃巡之於後考之於  
先不為慢令巡之於後不為罔人是故變禮樂  
而不從者可得而流之也革制度而叛者可得  
而討之也討流之罪重矣而先王行之不憚者

亦有行人蚤正其事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治至  
簡而詳至約而博有功諸侯莫不各謹尔度以  
承天休無或乱常以干先王之誅書曰惟周王  
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此其致治  
之效也雖然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此舜之  
守之日也而周官之制乃使行人考於前期之  
一歲何哉盖帝者之政富於德儀物少而用度  
省則巡之五歲為已數矣王者之政富於業儀  
物多而用度費則巡之十二為已疏矣數者易  
治疏者難察則行人蚤正其事以為之先尤周

政之不可忽也至於來歲則王又考之矣書曰  
考制度于四岳此之謂也方是時也巡守至於  
十二歲之久而未聞以疏為患者蓋達法則同  
數器一度量諭祀樂而正人合方氏掌交之官  
歲時往來既諭之矣至十一歲則行人又考之  
及將巡守則方氏又戒之以其法備其官衆故  
也逮夫法壞於後世而行人之屬亦廢而不修  
於是諸侯之政亂矣衛請繁纓數器亂矣兩國  
為之交質何有於瑞節諸侯皆去其籍何有於  
法則是數法者皆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而

法則是數法者皆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而  
乃廢弛如此宜乎憫亂於後世而欲行政於四  
方者猶以權量法度為心焉嗚呼使之得行其  
道則仲尼之烈是周公而已豈不惜哉

以周知天下之故

以天下望一人則受責為甚重以一人臨天下  
則用力為甚微夫以甚微之力而任至重之天  
下如必身親而後為之則列土至廣列侯至眾  
吾之足力有不給矣萬民利害庶政得失吾之  
目力有不周矣足不給目不周莫為之卹耶則  
得此而遺彼舉一而廢二為人君者幾何不負

天下之望哉是故周之盛時設為小行人之職  
以巡邦國之諸侯治其事故而因以察邦國之  
政民之利害事之得失天時之變人治之常一  
皆載之書以告於王焉是以執要之君有不必  
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以有此官為之巡行故  
也不必目力察乎千里之外者以有此書為之  
稽考故也得其人以載其書則天下之事有不  
足知者矣故其職曰以周知天下之故夫故者  
有所因而使然者矣也天下之理物無常是亦無  
常非是非代更與時無止先王之制豈以有涯

之力而窮無止之時萬民之事利而無害諸侯

常非是非代更與時無止先王之制豈以有涯

之力而窮無止之時萬民之事利而無害諸侯  
之政得而無失四時之行順而無忤而皆出於  
常然者先王於此亦無所用知矣王頒常法以  
授之諸侯侯奉常法以施之民可也柰何民無  
常利政無常得時無常順而乖戾之變有出於  
所遭之故者不有以知之則天下之不治有不  
基於此乎是以先王之於邦國也必因行人使  
於四方以致其察焉弔喪卹貧補灾贊善行人  
之為使也萬民利害庶治逆順凶荒悖乱康樂  
和親行人之為書也奉使者行人之職而書其

政治者特因之而已故先王之五物皆曰令者  
所以遣其出也後之五物皆曰反命於王者所  
以紀其歸也其出也於後之五物皆曰以命於王者所  
歸也於此察政治王之智也行人一出而王之  
仁智兩得焉豈不曰法之善哉雖然行人所書  
特天下之故而巳周知其利害者職方氏之書  
也周知其治者司會之書也職方者九州之圖  
一定之常典而已司會者四國之治三年之成  
功而已天下之事固有昔是而今非而不出於一  
定日改月化而不待於三年者行人之書安可

定日改月化而不待於三年者行人之書安可

略也耶

先王既以其身當天下之任矣天下之利害吾身之休戚也有人於此疾疫之不知視聽之不聞而人以四體為不仁矣況以天下之利害而為人上者曾不聞知而加卹焉其得謂之仁乎孔子曰致五至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其道也言小行人曰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言其法也道者先王所以治心法者有司所以紀事先王之時所以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豈特其道足以自致哉行人之書抑有助焉後世堂上之治

遠於百里堂下之治遠於千里彼其一堂之間  
且不及知况欲知天下乎

師氏以媿詔王

任已者不足資人者有餘好大者不足積微者  
有餘天下之理也君子於此有貴於學者豈以  
人固有餘於已微固有餘於大哉已者之人類  
也資諸人斯足以成已矣大者微之積也積於  
微斯足以成大矣故雖以王者之尊道隆德備  
而必資於師氏之官以媿語之者豈不以資人  
而積微者有在是乎媿者充實之謂也充實而

而積微者有在是乎媿者充實之謂也充實而

未至於光輝之大則雖媿也猶謂之微而已蓋  
善之初生其端甚微若火之始然一撲之可滅  
若泉始達一障之可塞也有能將充之則燎原  
之烈成淵之量自此以成人之為善者何以異  
此自充實之美進而至於光輝之大則吾王為  
大矣自光輝之大進而至於化則吾王為聖矣  
自化之之聖進而至於不可知之神則吾王為  
神矣夫進王於神道雖非師氏之所能而詔王  
以媿為之開端者實師氏之功也孟子曰左右  
前後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苟非其人則

讒諂日進忠信日退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不  
保其萌者矣一齊人傳諸眾楚人咻之有不能  
正其言者矣尚何足以成盛德者乎是故先王  
之時既擇師氏之官以詔王矣又使之王舉則  
從者為是故也雖然師一也有曰太師者三公  
之職也有曰師氏者中大夫之職也而鄭氏乃  
以師氏即王之三公失之矣先王設官以道之  
至者為公德之中者為大夫公與王所論者道  
大夫所詔者媿其職之小大固不同矣故稱公  
以師則曰太稱大夫以師則曰氏者義可見也

然而師氏卑矣不嫌於稱師者蓋善之所在無  
貴賤耶吾知師其道而已庸詎知其人之為貴賤  
耶觀先王名官之意而尊德重善有若此者則  
其詔王以媿蓋無有一言之不聽者矣為師氏  
者而有隱衷焉其先王之罪人乎

時見曰會

先王之正名賓禮豈苟然哉因時以制禮因禮  
以定名如斯而已矣蓋禮有出於四時之常者  
朝覲宗遇是也禮有出於一時之故者時見之  
禮是也禮之常者在天有時在國有經不待鎮

圭之命而四方諸侯各以時至故名斯禮者亦  
各因其時義以道其勤而已至於無常之禮特  
出於一時之故而非素期焉者也當是時也非  
天子有以命之則諸侯莫知所赴然則名是禮  
者如之何亦曰惟我所以集而合之者以命焉  
可也大宗伯曰時見曰會其意如此何則朝覲  
宗遇四時之常禮也春者一歲之始猶日之見  
朝焉夏者萬物相見猶人之有宗焉以春為朝  
則秋為夕而暮氣衰矣於此而見可謂勤矣故  
秋為覲以夏為相見則冬為相辨而各歸根矣

於此而見是經也故冬曰過此四禮者皆有

於此而見是邂逅也故冬曰遇此四禮者皆有  
常期則正名其禮豈他求哉因時而已若夫王  
國有可議之政侯方有不寧之變於是將合諸  
侯而命事焉苟侯四時之朝而後圖之則失事  
之幾矣於是為壇於國門之外而集四方之諸  
侯以施政教以行禁令以命征伐以修詛盟是  
皆出於一時之事而非諸侯之常禮者也會非  
常禮唯上之命然後集而為一則命名之義不  
可以他求也其唯會之云乎書曰會其有極傳  
曰會之有元會之為義言會諸侯而歸於一也

此必有以會之然後彼來會焉亦猶歲計之會  
凡以會眾要而為之總而已矣昔者孔子作春  
秋也內為志則曰及外為志則曰會時見者雖  
諸侯之禮實天子之志焉書會之義其亦本諸  
此乎雖然會者君之禮也一人之事也故歲計  
之會惟王省之時見之會惟王用之考之於經  
蓋未有諸侯而言會者而春秋之時稱會者一  
何多耶故聖人列之於經不沒其實以著其罪  
觀晉侯召天王於河陽則聖人之譏深矣昔者  
惟曰有會今則諸侯而會矣昔也惟王召臣今

則以臣召君矣故欲觀周之盛衰非他求也於

則以臣召君矣故欲觀周之盛衰非他求也於  
會見之矣方其中興也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及  
其浸衰也會不行於天子而行於諸侯又其極也  
會不行於諸侯而行於夷狄嗚呼周至於此有  
不復振矣此聖人所以傷之也後之記礼者狃於  
所聞方且以諸侯相見於隙地亦謂之會是焉  
知先王之礼耶

王大旅上帝何以謂之旅

先王之制祭祀夫豈一端而已哉無事而祭者  
礼之常者也有故而祭者礼之變者也礼之常

者五帝固有方矣百神有職矣固欲以祭之則即其常位可也若夫禮之變者特出於一時之故而非若無事之時為裕也舉尊而不及卑舉大而不及小者則非所以祈福於百神於是即上帝之位而會百神以祭之夫會而祭之則眾矣此其祭所以謂之旅也蓋旅之為義猶卒旅之為旅也昔先王寄軍旅之法者於鄉遂之中五家為比則合五人為之伍焉五比為閭則合五伍為之兩焉四閭為族則合四兩為之卒焉五族為黨則合五卒為之旅焉自卒而下其人寡

矣自爾而下其入眾矣則旅也昔可名為眾也

矣自而旅而下上其人衆矣則旅也者可名為衆也  
自其無事而言之則五旅之人散而為民有至  
於一人之寡自其有事而言之而五卒之人聚  
而為旅有至於五百人之衆矣夫先王之制祭  
祀固有異用而同義者矣今夫一歲之常祀無  
事而祭者矣也祭青帝於東郊祭赤帝於南郊祭  
白帝於西郊祭黑帝於北郊祭日於東郊祭月於  
西以至星辰風雨之神各於其位而祭之亦何  
異於五旅之民無事則散而為一人之寡耶及  
其有故而旅於上帝也則神不可徧祭力不可

徧反於是五精之帝日星之神風雨之師凡屬  
乎天者舉會於上帝而祭之亦何異於五卒之  
人有事則聚而為五百人衆耶惟其百神之旅  
於上帝非其常位也則又與夫旅之為逆旅者  
合矣陳而成列也則又與夫旅之為陳旅者合  
矣而然則先王之正名祀禮夫豈苟然而已哉  
且以下士之旅言之六官之長有至於三十有  
二人而謂之旅者以其衆也六官之屬雖至於  
十有六人不為之旅者以其寡也幽而天神明  
而下士而取名於軍旅之意一皆以衆為義焉

則夫旅之為衆抑又可考矣雖然天神之祭固  
多端矣致道以祭謂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備  
物以祭謂之祭燔柴於泰壇祭天是也盡情以  
祭之謂之享惟聖人為能享帝是也類其禮謂  
之類類於上帝是也造其所謂之造類造上帝  
是也營衛其神而祭謂之祭日月星辰之神霜  
雪風雨之不時於是祭之是也祀祭享無事而  
祭也三祭而異義類造祭有事而祭也三祭而  
異名祭之祭止於日月星辰而已類造之祭止  
於五帝而已惟類於上帝然後百神皆在焉謂

而下士而取名於軍旅之意一皆以衆為義焉

之大旅者以其大於類造之祭故也記曰大饗  
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則有  
故而旅又未若專志以享於上帝之為大也嗚  
呼先王父事天神其道盡矣無事而享所以報  
也有故而祭所以祈也報之所以為仁祈之所  
以為義祈而旅焉則帝將百神而為之助又所  
以為智也舉祀典而三善從之則先王之祀上  
帝其義深矣則夫宗伯之典其禮典瑞之掌其  
器掌次之設其邸職金之共其版焉得不各致  
其職以為之輔耶

善溝者水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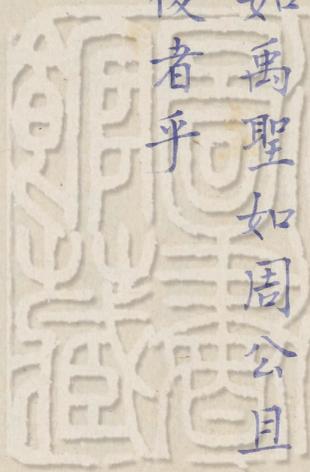
順則通逆則塞物之常性也乃若水之為性其  
勢則於趨下而已矣順其下而導之則通而不  
窮逆其下而壅之則塞而不達是以善治水者  
必先度地之勢而後致人之力以順導之故其  
勢若建瓴焉沛然莫禦雖有將遏之者亦將蕩  
然與之俱逝矣曾何壅塞之患耶匠人之職曰  
善溝者水漱之此之謂也蓋水之流行於天地  
之間猶人之有血氣也運而不積生以之遂節  
而不宣疾以之作故善衛生者必先運之使疾

不生於身則夫善經野者其可不通之使害不生於地乎是故高下者水之勢也我則因地之勢而導之使下廣深者人之功也我則致人之功浚<sup>而</sup>之使源<sup>深</sup>遂地高矣則使其下地而為溝焉溝地高矣則因其下地而為洫焉洫地高矣則因其下地而為澮焉自澮至川則為尤下矣此之謂因水之勢遂為淺矣溝則廣深以四尺焉溝四尺為淺矣洫則廣深以八尺焉洫八尺為淺矣澮則廣深以二尋二仞焉自澮至川則尤為深矣此之謂致人之功水之勢致其下矣

尤為深矣此之謂致人之功水之勢雖其下矣

人之功致其深矣則水之自遂而之溝自溝而  
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是皆決高以趨  
下去淺而就深者也故其流行之勢蕩然無滯  
雖有浮土不可壅也雖有腐薪不可遏也歷歲  
已久而溝之為利猶日通而不窮孰謂不善溝  
者能之乎嘗觀禹之治水也始於冀中於雍卒  
於兗率皆因水之勢而導之下故書曰九川滌  
源言其通而不壅也江淮河漢水之大者也治  
九川如此則浚畎澮距川亦若是而已矣是以  
商周承於其後雖其授田之法出於一時而溝

洫之法一本於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此  
之謂也若夫稻人之為溝也特施於下地者爾  
然其職亦曰以溝蕩水蕩之為義漱而去之之  
謂也大之為江漢小之為下地為溝之法出乎  
一理則雖神如禹聖如周公且不能逆水之性  
而治之況於後者乎





浙江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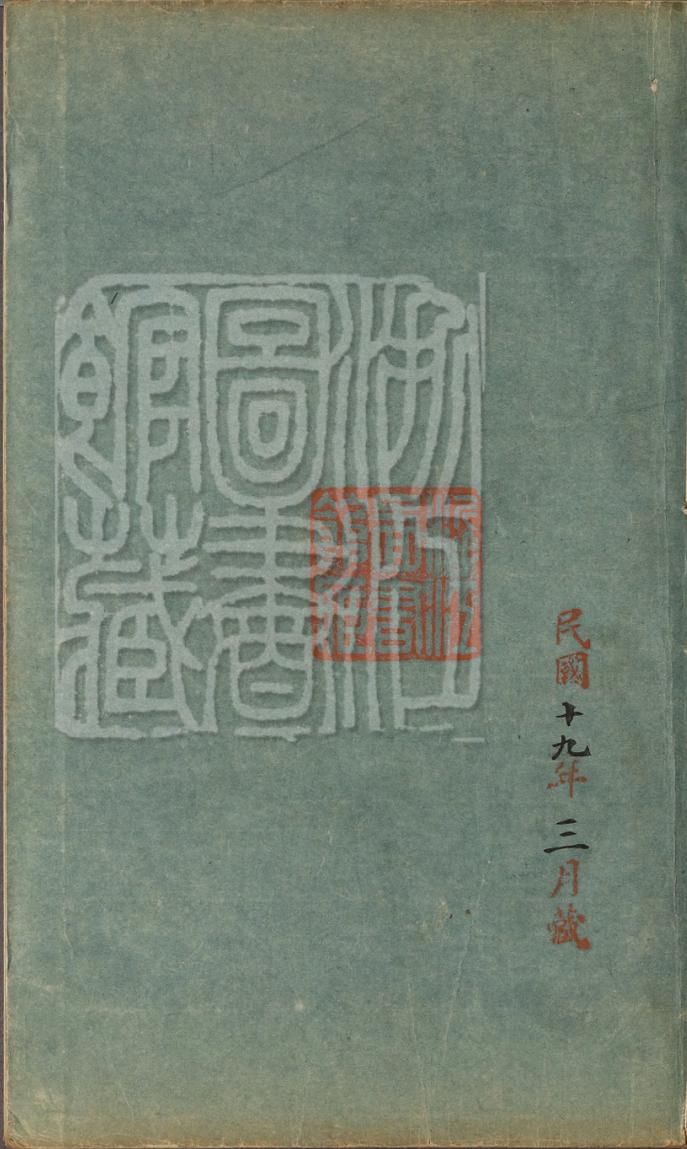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19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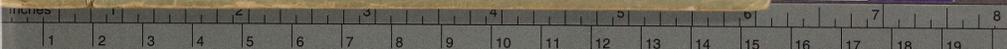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Inches



民國十九年三月藏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